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

二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二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繫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子
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矣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朱文公嘗曰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據史遷一傳却是伯夷滿腹皆怨矣又云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

後傳他耶 伯夷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獻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悲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
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誅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
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廢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傳

燕惠王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
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棄燕之故以
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
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
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
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
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
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

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
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
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
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
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勳之故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
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
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
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驟
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
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
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
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
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于磨室薊
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
者也先王以為愜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
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言以明其不輔趙以攻
燕所以解惠王之疑也以

戰國反覆背叛之出有如毅者可謂賢哉臣
觀其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

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
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

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
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
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
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
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

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
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
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
王之留意焉

樂毅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馮羅鷲小矢
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
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馮也齊魯韓衛者
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於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
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
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郟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君王之於
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濬新繳射鴈鳥於東

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宮夕發沮丘夜
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
矢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
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
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
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鎔新繳涉鄙塞而待
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

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覩東面而
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
垂頭中國覩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抵方三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而報萬乘曰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
千里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
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爲從欲以伐秦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泚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
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
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
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
而不去魯仲連曰卅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
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仲連曰吾欲使
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
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佐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
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
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

則斷齊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足恠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
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
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
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
生又惡能也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
將言之昔也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
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
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
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口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
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馬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

此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祔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
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
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
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
以不如儀秦之易入也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者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安釐王十二年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
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來
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
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
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
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
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
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
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
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強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
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
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眞阨之塞所行其

遠所攻其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蔡郊。秦又不敢，故曰
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
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
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太史公曰：吾
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竟用此策。王之使
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則魏

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
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
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
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使
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
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為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城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東萊呂氏

曰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秦所吞矣魏世家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主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古今主和者皆如此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

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卒兵未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
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
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
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
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
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
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虞卿傳

韓信爲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
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
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
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上曰
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
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
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
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
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
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齊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
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莽項
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
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
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
恂恂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
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立王善
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

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一頁三

一九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

諸將所擊淮陰侯傳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漢書無夫教

夫天下轉輸久矣巨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白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秦遂滅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
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舡而
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
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志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刑而
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
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
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
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鄒生罷歷下兵
守戰備

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
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
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
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
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故

陳軫召滑樓緩程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
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
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
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
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
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委命
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燔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
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
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
國之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
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
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
於鉤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衰廢
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爲
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先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

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克陳蔡作者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卅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質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唐虞以來至于麟趾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

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卅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起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卅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二
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
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五
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揚子雲客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
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

闕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而陶冶大鑪
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實費精神於
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
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
之深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
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
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
騰焉騰九閻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

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浮滄雲而散
歆丞是以宓義氏之作易也綿落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
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
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
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
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
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
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著則坐者
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榆六莖發蕭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師曠之調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
幾君子之前暗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
非其操歟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尤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
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

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是時一人不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崩書缺簡脫朕甚爲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亦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
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
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
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
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
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
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如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
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
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
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

所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
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
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
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
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
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
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
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爲二
三君子不取也

諸葛武侯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弘志立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
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
議舉寵以為督患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
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初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棄
師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
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即各據
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習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勢彘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
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騫下何敢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者年矣然喪趙雲
陽羣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
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
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虜圍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營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

九淵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二



